



书与人

## 阁楼上的阅览室

曾彩霞

小时候有一次与弟妹们玩捉迷藏,我爬上了家里的阁楼,忽然看见纵横着蜘蛛网的墙角躺着一堆书。出于好奇,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起来,谁知这一看,竟爱不释手,越看越想看。那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纸页泛黄发暗,繁体字,又是竖式排列,这对还在读小学的我来说,是一种挑战。但这并没有影响我阅读的热情,读了一遍,兴犹未尽,又读了一遍。现在那本书故事情节大体已经不记得了,但书中最经典的一段话——“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成了我的座右铭,激励着我一路前行。

在那里我还读过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现在还记得欧阳海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参军后锤炼成一个英雄人物的主要历程。还读了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我受到了这样的启发:一个人,不管起点有多低,只要持之以恒,心中的理想就会实现。还读了《莫伯桑中短篇小说集》,其中对《项链》印象最深,对马蒂尔德夫人因爱慕虚荣,而付出了整整十年的辛劳特别感慨。不过那些书,我最喜欢读、记忆最深的还是一本书名为《小公鸡喔喔》的童话,有些情节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阅读。我常常躲过家人的眼睛,一个人悄悄地去阁楼里阅读,并时常将书中的故事讲给弟妹们听。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书是我们一家从城里下放到那个村,被父亲带去又封存起来的。

多年后,每每看到屋前屋后觅食的母鸡公鸡们,我就自然地想起了那个可爱的小公鸡喔喔与它的家人们在一起的情景。

(曾彩霞,武冈市作协会员)

## 书院的里与外

张亦斌

走进郴州市濂溪书院,映入眼帘的是两株合抱粗的树。书院规模宏大,典雅大气。一众人等都到濂溪祠听讲解员介绍周敦颐先生的生平和理学思想,我则独自静坐在庭院里的银杏树下,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晚风吹过,带来一丝郴江的湿润……

在濂溪书院的东厢房,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书店。书店的一隅,有一个小小的印刷体验馆,展柜里有木刻活字、铅印活字以及木刻雕版的古书等,用图片和实物介绍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书店里坐满了人,估摸着有近百人,有大人,也有小孩。有父母带着孩子阅读的,也有独自坐在一隅静心阅读的。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在书店外面遇到的一幕。

在濂溪书院前面的广场上,几个小孩正在四处找人。其中一个小男孩找到我,在我跟前停了下来,顿了顿说:“叔叔您好,我是口才班的学生,我今天要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一个任务,为陌生人表演一个节目,可以吗?”他的母亲则在一旁用手机拍照。小男孩表演了一个顺口溜后,就向我兜售他塑料袋里的东西。我看了看,有用过的铅笔,有皮筋,有小夹子。他一边热情地介绍,一边熟练地

说出每个物件的价格。他提袋里有两个钥匙扣,上面有写着字的小挂件,一个是“好事连连”,另一个是“万物可爱”。我本来不需要这些,但看到小挂件上的字寓意挺好,就扫了扫小男孩脖子上挂着的收款二维码,支付4元钱买下了。

走出书店,天色已晚。再次来到银杏树下,再次触摸粗糙的树皮,透过银杏树的枝叶,看向天空。傍晚的天空,夕阳西下,墨色的云堆砌在一起,镶嵌着金边,美则美矣,但说不出像什么。这让我想起了江西信江书院的一副集句联:“夕阳无限好;秀色难为名。”

走出濂溪书院,我想起了那对书店里认真阅读的母子,想到了广场上那对母子,一墙之隔,两种教育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我在想,作为家长,到底应该教给孩子们什么呢?这显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而在郴州市桂阳县振南书院外,也有一株银杏树,是桂阳县人民政府挂牌保护的古树,上面显示树龄为250年,比振南书院还年长。书院是一所近百年历史的学堂,保持着浓浓的民国时期建筑特色。书院为二层砖木结构,屋梁上挂着文房四宝。振南书院校长颜海民介绍,目前书院共有三个班33名学生,有3名教师。颜海民的家人都在县城,他却长期坚守在这所离县城近百里的山村学校。他说,看到孩子们每天学到了新知识,看到孩子们每天快快乐乐的,他的付出就很值得。

(张亦斌,邵东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 烈酒般的文字,烈火样的情怀

——周光辉散文赏析

周晓波

虽然久仰大名,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有幸同周光辉相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像尊弥勒佛,打着“哈哈”,使人如沐春风。从此文人相亲,成为朋友。

“哈哈”、文章、酒,是光辉的三绝。“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矛盾冲突,在他的“哈哈”面前烟消云散;“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纠葛,在他的“哈哈”声里霁月光风。他的父亲十分严厉粗暴。30岁生日,身为中学教导主任的光辉,还挨了父亲重重的一记耳光。外公却与父亲截然相反,总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在刚柔相济、宽严互补的家风熏陶下,光辉形成了“与人为善”的性格。他在《父亲的耳光是天赐的惩戒》中写道:“父亲的粗暴和外公的和善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让我们在反感父亲的同时,更主动地学会了友善,更深刻地体会到尊重人的重要和可贵。”不管工作多繁忙,压力多大,难题多棘手,光辉总是乐呵呵的,哈哈连连。而这决不是圆滑、更不是乡愿,而是饱含了大度、宽容、达观、坚韧,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智慧。

光辉朝乾夕惕,总是挤出时间来读书,儒家经典、教育理论、文学艺术,无所不读。其作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书卷气息弥漫,说明“格物致知”的功夫下得足,“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其文字思想深刻,见解独到,感情真挚,底蕴厚重,昭示“正心诚意”的修炼扎实。读他的文章,会收获多姿多彩的别样风光,上至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

古往今来,酒与文人骚客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部文学史,弥漫着浓浓的酒

香。光辉的父亲嗜酒,光辉得到了“遗传”。光辉到底有多大的量,没有确切的说法,反正他从来不曾醉过。

光辉有“新宁第一笔”的美誉。年纪轻轻,就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24岁那一年,他被邀请参加由《中国青年》杂志社组织的改稿会,来自全国14个省的14位风华正茂的青年相聚河南确山。新宁有众多摇笔杆子的,唯有光辉摇出了水平,摇出了气韵,摇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当然,也有不服气的,认为光辉写“八股文”,为领导抬轿子,“第一笔”当之无愧;文学作品就不一定,值得商榷。这是没有认真读过其作品的缘故,特别是他的系列散文。如果认真细读,不服只怕不行。

一张旧木桌,摆着两杯米酒,一碟花生米。光辉和一个蓄着鲁迅式胡子的人边喝边谈,不时发出会心的爽朗的笑声。这个人就是老海。光辉在《酒客补记——不老的老海》中,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怀念他的好友。老海笔名季葵,取意为“有禾有米有子有女”,还寓含着纪念鲁迅的意思。我久闻其名,却缘铿一面。值得庆幸的是,老海从光辉的文章里血肉丰满地走到我面前。老海衣袋里常带着一张餐纸,包着一根牙签,每次用餐后,讲究地用餐纸擦过嘴,然后很优雅地用牙签剔牙。剔完牙,又小心地用那张擦过嘴的餐纸包好用过的牙签,收进自己的衣袋。一个清贫、儒雅、节俭的老海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光辉和老海的感情,用新宁话说是“砍脑壳共头”。光辉发表在《湖南日报》的处女作《当呼救声传来的时候》,以及在《邵阳日报》副刊、纯文学期刊《沃

野》上发表的大量作品,都是老海指导修改的结果。光辉加入市作家协会,组建家庭,都是老海的推荐与撮合。去韶山住宾馆时,老海坚持让光辉睡床上,自己睡地毯。这是多么真挚的人间真情啊!

命运无常,老海得了癌症,但他笑对生活、笑对命运、笑对死亡。面对病榻上的老海,光辉泪流满面……老海走了,出版一本文集的人生最大心愿,因家境贫寒落空。光辉以泪为墨,作此长文,祭奠老海,让每一个步履蹒跚的文字人热泪横飞。

因为光辉的文字,崑山有了体温和性情,变得更诗意、更鲜活。《崑山——湘西南的香格里拉》,是具有磅礴气韵和审美高度的一篇雄文。将崑山“天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辅相成,集雄、奇、险、峻、秀、幽于一体”的美景,以及“香格里拉”阳刚和阴柔之美交融揉合,有序无序的美学境界,全方位、立体式展示出来。光辉眼睛里,山水不仅是山水,常有“万不得已者在”。

光辉乃性情中人,情场杜鹃啼血,酒场冲锋陷阵,事业春蚕吐丝,为人诚恳守信。“必有真血性然后有真事业,即然后有真文章。”其散文题材广泛,亲情友情爱情山水时事无所不有。风格多样,深邃平易粗犷细腻凝重飘逸千姿百态。笔法摇曳,叙述干净利落,议论大气磅礴,描写生动形象。然而,不论其题材、风格、笔法差异多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文字浓烈,好似美酒佳酿;情感激荡,堪比烈火燃烧。

(周晓波,新宁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 ◆新书讯

## 大型文艺丛刊《江花》(2022—2023)出版

张雪珊 艾华林

6月下旬,由邵阳县委宣传部主管、邵阳县文旅广体局和邵阳县文化馆主办的大型文艺丛刊《江花》(2022—2023)正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花》杂志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刘剑、邓杰等人的辛勤耕耘下,《江花》培养和推出了邵阳县众多优秀的文艺人才,掀起了邵阳县文学艺术创作的热潮。后因种种原因,《江花》于1987年停刊。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兴国运

兴、文化强国家强。”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邵阳县委宣传部和文化部门研究决定,《江花》以丛刊形式复刊,并于2021年9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卷。

丛刊主编李青淞曾任《青年文学》诗歌板块主持,主编大型诗歌与诗学丛刊《新诗界》,荣膺“中国十大优秀青年诗人”“中国第三代诗人功德奖”等荣誉。目前,《江花》丛刊已出版两卷,囊括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音乐、文艺评论等各个文学艺术门类,内容丰富,有力推动了邵阳县文化艺术的繁荣。



## 书商“范总”

刘绍雄

范总是书商,专编辞书。他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多年后,回到老家冷水江市继续编书。当时他正缺人手,我有幸成为他的伙计。

编辞书要求极严,他又很喜欢较真。一天到晚,他守候在我的身边,发现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有不对劲的地方,就赶紧跑进书房,搬动梯子,将位于书柜上头原着找来,与电脑上的文字逐一对照。然而,对照来对照去,最终证明范总的怀疑是错的。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中,有“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之句。范总固执地要将这一段中的“零丁”,写成“伶仃”,我不同意。我反复说了多次之后,他才不

得不去书房,把原著搬出来。一查,是“零丁”,而不是“伶仃”,他才服了。

还有其他一些常识错误,我和他争来争去,说出来都觉得有点叫人哭笑不得。李白的《与韩荆州书》中,有“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之句。我在校对时,范总踱着方步、极为严肃地走了过来,故作姿态地看了电脑好一阵,然后惊讶道:“七尺错了,古人没有那么高,应该是五尺。”

我说没有错,唐代一尺约等于现在的九寸三分(30.7cm);唐代的尺度还算大的,在商代一尺更短,成年男子都有一丈多高呢,所以称男子叫丈夫。他说他只记得古代称五尺男儿,不是七尺男

儿。他迫不及待地搬出原文一查,上面写着分明是“虽长不满七尺”。

跟这样的老总打交道,我感觉很无奈。他太较真了,抱着处处怀疑的态度,但往往怀疑错了。我有时甚至有点讨厌他多管闲事,老是就凭印象判断对错,这也未免太草率、太意气用事了。转念一想,他是老总,要显摆威风,只能听他的。这样想着,也就让他三分,不能伤他的自尊。

范总家没有网络,他不相信网上的文字,说网文错误百出。所以,他坚持不开通互联网,还是用最传统的办法,翻书查找文字。编书也是通过一张张他搜集书写的小卡片,请人录入电脑。最终,他的工具书编纂大业胎死腹中。没多久,我就离开范总,从冷水江市回到了邵阳老家。

归来家中,把沾满尘土的行囊搁置杂屋,身子也像散了架一样开始彻底放松。家中没人跟我较真,也不要看老总的脸色行事,自由舒坦多了。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